



# 公益防艾18年 助数百感染者获新生

18年，他接触过的感染者和高危人群达上千例，有40多岁的白领、女博士生、16岁的未成年人，他说，“遇到感染者，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及时帮他们救治。”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从事18年公益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沈阳社会工作者马先生，他说，“我见证了数百例感染者步入生活的正轨，这是最让人欣慰的，今后，还会在防艾路上一往无前。”

## 男子微信里“潜伏”多年 病情发作向“好友”求助

马先生从2002年开始从事艾滋病预防相关工作，主要对高危人群开展预防和关爱工作。

很多感染者的情况让马先生印象深刻，但近期的一名感染者让他颇为感慨。这名男子40多岁，工作不错。今年10月份，一名男子主动联系他，马先生回忆，“五六年前他看到过我们组织的活动，就加了志愿者的微信，这次病情发作，直接通过志愿者联系我。”第一次通话，男子和马先生聊了2个小时，“五六年前，他发生高风险行为后，一直忐忑不安，但他一直不敢面对，加上身体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就一直在微信里‘潜伏’。这



马先生在给大家讲解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受访者供图

次发病了，他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说孩子还小，他一定要活下去……”

马先生和这名男子约在一家面馆见面，“当时他脸上全是皮癣，十分严重，为顾及他的心理，我硬是把一碗面吃下去了。”

考虑到这名男子的病情特别严重，马先生及时帮他联系到一家医院，“10多天后，我收到他感谢的信息说，现在身体正在逐渐恢复，治疗的效果还不错。”

这只是马先生接触到的其中一个例子，“一般我不主动频繁地和对方联

系，以免给对方造成压力，但他们有需要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这些年，马先生接触到的感染者和高危人群，也不乏有一些成为好朋友，他们时常在微信上聊天，“但我从不给点赞，担心互相熟知的人都是我的微信好友，我点赞后大家都看到了，会给一些感染者带来心理压力。”

## 不少感染者 对防艾知识了解甚少

日常工作中，马先生接触到的感

染者男性居多，“感染者群更趋年轻化，我接触过的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这都是防艾知识缺乏导致的。”

他感叹，不仅初中生、高中生缺乏防艾知识，也有不少高学历人群对此了解得不深入。马先生讲述了一个博士的案例。一名女博士在入职体检时发现携带了艾滋病毒，除了感到五雷轰顶外，她也非常疑惑，“从不去公园、酒吧、夜店等场所，而且只有一个男朋友……”

“这就是知识的缺乏！”马先生说，日常防艾工作中，时常遇到类似的例子，“帮助他们的同时，又为他们感到惋惜。”马先生表示，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让每个人都熟知如何预防，进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让更多人懂得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道理。

## 治疗其他疾病 艾滋病感染者又多了一个选择

18年的防艾工作，也让马先生从一开始的担心自己被感染接触，到现在可以和感染者一起就餐、共用卫生间，“感染者不是坏人，不要歧视他们，很多时候他们所以被感染只是因为他们无知。”马先生说，这是他在做培训时经常讲到的内容。

同时，马先生也在积极努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援助。

11月27日，马先生所在的沈阳市和平区爱的援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在和沈阳一家医院谈合作。马先生说，“对众多艾滋病感染者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福利。”

“感染者有时也会得阑尾炎、痔疮等疾病，但他们有时担心隐私泄露而选择不治疗，或者不到人多的正规医院就医，因此耽误治疗。”这种情况屡见不鲜，马先生进而试着为这类人群联系正规的救治渠道。

最近，他联系到沈阳的一家医院愿意和他们合作，“合作后，在遇到感染者找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了。”据了解，合作医院将单独设立病房，同时，还对医生也有培训，“医院将给感染者提供专业治疗，感染者不用担心隐私被泄露，也不用担心受到歧视。”

“防艾工作任重道远”。马先生说，有帮助他人感到欣慰的时候，也有辛苦一番却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谩骂的时候，但自己的宣传能帮助到大多数感染者或高危人群，自己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未来，我会在防艾路上一往无前。”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 大学教授为“艾”发声15年

## 李坚教授：在艾滋病人群与政府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5年前，艾滋病的神秘性、恐怖性、敏感性等特征让人谈艾色变，其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远远大于卫生医疗问题。”

11月29日，李坚接受辽沈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就是打开黑箱，破解奥秘，为边缘人群与主流间架起一座桥梁。”

李坚，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导师。2005年，开始进行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等相关研究，并在校内发起创立红丝带社团，进行艾滋病组织能力培训，外展干预等活动。

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一方面深入公园、酒吧、浴池、广场接触感染者群体、高危人群，一方面深入艾滋病互助组织，为他们进行组织建设、能力培养方面的指导。同时，他带着学生做课题，做项目，撰写学术论文，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写提案，呼吁政府在制度上、政策上、服务上给艾滋病群体给予保障。

“目前，艾滋病的社会性正在趋于弱化，其回归医疗卫生的本质正在增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李坚说。

## “对于艾滋病群体，需要有人去探索，打开黑箱”

“我关注艾滋病群体的契机来自一个研究生的课题研究。”11月29日，李坚教授对记者说。

作为社会学教授，李坚的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基层社会组织。

2004年，一个研究生告诉李坚，他接触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很神秘，还有一个自助的民间组织。“艾滋病人群在那个时候非常的

## 对话：反歧视一个是社会不歧视，一个是不做让人歧视的事儿

辽沈晚报：作为一个学者，当时决定从事艾滋病课题的研究和公益项目，有什么阻力？

李坚：阻力当然有。当时艾滋病这三个字太敏感了，作为大学教授去接触这个边缘人群，学校不理解，同行不理解，个别学生、研究生也有很多顾虑，因为他们要有课题，要做论文，要做调研啊。但是，这个社会问题已然存在，想要解决它，就要先去了解、研究它。

辽沈晚报：我们说艾滋病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医疗卫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现在，您觉得在中

国，这两个问题的重心有没有发生改变？

李坚：过去我们说关于艾滋病的社会问题大于医疗问题。因为这个群体与贫困、社会阶层、群体关系搅和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有病的问题。为啥是有病呀？社会背景社会根源是我们要考虑的。现在，社会问题大大缓解的，不仅是渠道解决了，贫困问题也缓解了，社会问题就逐渐淡化了。

辽沈晚报：在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接触了这个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他们认为，艾滋病最大的心理压力来自社会歧视。在去歧视化问题

上，您有什么建议？

李坚：尽管社会还是歧视，现在的歧视和原来还是不一样。现在是生活方式的歧视，过去只要对方得了艾滋病就歧视。这在性质上已经变化了。

反歧视，我认为一个是社会不歧视，一个是这个群体不做让人歧视的事儿。我建议社会的关爱，政策的改善还要推进，好的政策的落实还要更到位。同时也建议这个群体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也要跟上，让自己的组织与改进了的政策环境、进步了的政府管理同步，或者走在前边。

敏感，如果没有老师的首肯和支持，学生自己也有一些顾虑。同时，他们也希望与主流社会有一个衔接，体制内有角色、有份量的人士，帮助他们做一些社会关爱的事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有这样的愿望，也有这样的需要。”李坚说。

通过这个学生，李坚接触到这个人群，走进他们的活动场所。李坚发现，作为边缘人群，那个时代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他们更是远远地躲在暗处。社会歧视他们，他们远离社会，互不搭界，互不了解，问题便永远存在、永远无法解决。

李坚说，之所以决定做艾滋病相关课题和项目，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对于弱势群体，我们能有哪些制度性的、政策性的方式手段来对他们进行帮助，改善他们的境遇；另一方面，在政策改进之前，需要对这个领域、这个群体有所了解。需要

有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探索，打开黑箱，破解奥秘，“我们学界、学者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他们情况通过报告、文章、会议形式向主流人群来传达。”

## 艾滋病群体的活动、场地有限向李坚及学生敞开

2005年，李坚带着他的学生们开始正式做项目，先后多次接触感染者群体、高危人群。

这个群体里边有志愿者，他们自我服务、自我关爱，自我干预，通过国际国内基金组织、疾控部门做一些项目，做检测，做防疫等等。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接触到体制内的一些服务，但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有一些困惑，还得不到多方面的、平等的，对他们来说比较关心一些的、友善一些的接触和沟通的态

队先后做了二十多个项目。

这些项目有服务类、干预性项目，包括模式推广、政策倡导、现场实际干预、外感项目，也有基于学术背景的工作研究，包括艾滋病组织建设模式、政策改进、体制内组织和社区组织双方的合作模式等的探索。

同时，李坚还通过沈阳市政协委员的身份，连续多年提案，建议公安、疾控等部门在对待、处理相关人群时建立沟通机制，协作机制，不能各做各的，各行其事。

“那些年，方型广场、南湖公园、光荣街、北四马路、金城宾馆地区有防艾志愿者组织活动的地点。”李坚说。

## 从社会问题到医疗问题的回归见证社会进步

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艾滋病问题上，李坚见证了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医疗环境的巨大改变：艾滋病不像过去那样神秘、敏感、恐惧。

据李坚介绍，过去艾滋病流行的范围、流行的规模、流行的频率、节率我们都不知道，不清楚，所以大家害怕。现在传播的机理、渠道越来越清楚，因为知情，所以也就不神秘、不恐怖了，因来不恐怖，话题也就相对来说不那么敏感了。

“由于医疗、治疗、药品的重大进步，艾滋病从过去的可防可控不可治，到现在可防可控可治，尽管治好的例子很少，但是也有了，这是又一巨大的进步。”李坚说。

歧视一直是艾滋病人群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在这方面，社会也在发生着转变。

“艾滋病从社会问题到医疗问题的回归，也正是社会进步的见证。”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